

人与自然

灯下漫笔

惊蛰唤春天走来

✿ 王晓静

惊蛰是春天的一声轻唤，穿过二十四节气的长廊，在每一个春天准时抵达。

清晨，我在一阵细碎的响动中醒来。窗外的风吹拂着初绽的树芽，鸟鸣声清脆悦耳。惊蛰了，春天终于从日历上走下来，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带着万物苏醒的细语，轻轻地叩响了我的心。

一只早起的蜜蜂在窗棂上歇脚，翅膀上还沾着晨露，想必循着一缕花香而来。这样的节气，不适合居于内室，走出去，走进大自然吧，去感受惊蛰的律动。

走在小路上，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。蚯蚓在泥土中翻动，像一支支看不见的笔，在大地的宣纸上书写春的序章。农人们弯着腰，在田间忙碌。他们的背影与土地融为一体，构成一幅动人的农耕图。种子落入泥土的刹那，仿佛能听见生命破土的声音。

初春的山野正渐渐褪去冬日的萧瑟和灰暗，时刻准备着薄施粉黛，新装登台。城隍庙公园的梅花开得绚烂，如红霞映天；遥遥沙河对岸，远处的山峦还笼罩在薄雾中，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；近处的菜园里，白菜抽出了嫩黄的花葶；街心公园的花圃里，一只蝴蝶停在花瓣上，翅膀上还沾着露水，在晨光中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惊蛰，母亲总要带着我去田间地头走走。她说，这时候的土地最有灵性，万物都在苏醒，连空气都是甜的。我们会蹲下来，看蚂蚁搬家，看蚯蚓松土，看新芽破土而出。母亲说，这些都是春天的信使，它们带来了大地的消息。那时的我还不懂，只觉得泥土的芬芳很好闻，新芽的嫩绿很好看。

如今再看这些最平凡的生命，却不禁被它们感动。那圆圃的种子，经过一冬的沉寂，正准备破土而出；那沙河畔的红梅，借着春风鼓起腮，饱满的骨朵正准备绽放；那农人，深情地向着大地弯下腰身，投入汗水和微笑。这些都是惊蛰的语言，在诉说着生命的力量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抚摸着一株小草，感受着它蓬勃的生命力。这一刻，仿佛听见了大地的呼吸，感受到了春天的脉动。

惊蛰口经常下雨，民谚有云：惊蛰有雨井闪雷，麦积场中如土堆。惊蛰的雨，细密而温柔。雨滴落在新叶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落在泥土里，激起阵阵清香。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近处的花草在雨中舒展着身姿。我站在雨中，任由雨丝拂过面庞，感受着春天的气息。这一刻，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古人把惊蛰称为“启蛰”。它不仅唤醒了蛰伏的虫豸，更唤醒了人们心中对春天的向往。

夜幕降临，雨渐渐停了。窗外有天籁之声，那是春虫的呢喃，还是新芽生长的声音？在这惊蛰之夜，万物都在悄然生长。这就是惊蛰的夜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。在这静谧的夜里，仿佛能听见春天的心跳。那声音轻轻浅浅，却充满力量。它让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只蜜蜂，想起它翅膀上晶莹的露珠，想起它在花间忙碌的身影。这小小的生命，不正是春天的缩影吗？

惊蛰过后，春天就真的来了。带着希望，带着生机，带着万物复苏的喜悦。这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也是生命的奇迹。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，让我们与万物一起苏醒，一起生长，一起迎接生命的春天。因为，每一个春天，都是新的开始；每一个惊蛰，都是生命的礼赞。

聊斋闲品

知短便是长

✿ 王兆贵

庄子在《秋水》篇中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寓言，大意是说，秋季发大水，浩浩荡荡，畅通无阻，两岸和沙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。水神河伯高兴坏了，以为天下美景都在自己这里。当他顺流来到北海后，发现海洋的壮观远超河川，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浅陋寡闻。寓言毕竟是虚构的，无非是晓谕人们不可狂妄自大。常言道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，河伯的省悟正是来自比较。因此说，参照系很重要，对着镜子作揖——自己恭敬自己，就不可能发现他人之长，察觉自己之短，从而恰当地自我定位。正如苏格拉底所言，认识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。怕就怕自以为是，不以为非，听不进别人的忠告，屁大点的事，也要闹到底。

公元332年春正月，石勒大宴群臣。他问大臣徐光，我可以同古代哪类君主相比呀？徐光回道，陛下神武，谋略超过汉高祖，后世无人可比。石勒笑了，说：人岂可不自知呢？你的话太过了。我若得遇汉高祖，当北面称臣，同韩信、彭越并肩而立；若得遇光武帝，当同他齐驱中原，鹿死谁手未可知。

石勒是从奴隶成长为将军，继而开创后赵的。他的口气虽然有些孤高，但还算靠谱，能掂量出自己斤两，至少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

类似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的古训很多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；知人不易，知己更难。怕就怕无知还自信，自负，自以为是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眼高于顶，妄自尊大，经常说一些连外行都能听出来的外行话。反过来说，知人论事的前提在于知己，能察知自己的短处本身就是长处，也才能做到扬长避短，取长补短，从而不断完善自己，超越自我，成为内省自觉、外受尊重的人。

冬天退位前不甘心地下了一场雪，把伏牛山紧裹在雪被之下，八百里群山白皑皑似银蛇逶迤，山川草木幸得融雪润泽，喜滋滋蓄势迎春。

立了春，风有些暖暖的，雪融水长，沿河堤散步，柳树的枝条宛若吹散的少女秀发，婆娑而妩媚。枝条上结着明亮的芽苞，底部被两片紫红色的芽托紧紧包裹着，似乎用了很大力气才挣脱出来，“拂堤杨柳醉春烟”，这分明是春天的色彩。

迎春花是春天的先觉，堤堰上一片明黄，一串串细碎的小喇叭一样的花朵吹响了春天的号角，尽管枝叶上还存留着残冬的积雪，但并不耽误她们迈向春天的脚步。

打碗花是迎春花的姐妹，紫色的花蕾裹一层毛茸茸的绒毛，探头探脑地从土层里钻出来，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，风一吹，扑棱开花朵，嬉笑着怒放，惹得小孩子大老远跑去亲近她，要拍一朵把春天握在手里。就听大人呵斥：别碰它，摸了打碗花，会打碎饭碗的！小孩子听话地缩回手，蹲下身子和打碗花呢喃着成长的秘密。于是，她们安静地微笑。

大地喧腾。纸鸢从小孩子的手中挣脱，飞向湛蓝的天际。

俯下身子静听泥土的声音，松软的土地打着哈欠，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去年落下的种子伸了个懒腰把头上的土层顶了个虚腾腾的包，

一些植物的根茎嘤嘤努力拔节。那地下热闹极了，紫地丁和蒲公英躲在雪被下窃窃私语，小草和石楠藤商量着怎样装扮大地，蛰了一冬的小动物们，听到外面的动静，纷纷爬出洞穴。

干硬的白蒿一夜间拱出了乳白色软糯的、毛茸茸的细芽。突然想起《诗经》里采茵陈的歌咏：“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。仓庚喈喈，采芣苢之芣。”“芣”即茵陈，白蒿葳蕤，采春的小姐妹，穿着鲜艳的服装走出家门，在河边，在荒野，小心翼翼地采摘茵陈。茵陈可是宝贝，既可蒸菜入食，亦可熬水入药，清肝利胆、降血压，增强免疫力。“一月茵陈二月蒿”，大地律动，不同时节带给植物的性能是不一样的。

溪水从雪山中挣脱，欢笑着在峡谷中滚流，时而撞击为梅花般的瀑布，时而蜿蜒涵涌，挽起更小的溪流，奔向大河，奔向海洋。一眸春水，万千花妖，临水垂钓，钓一幅春天的盛景，悉入画屏。

春雨淅淅沥沥，像针尖、像牛毛，细细密密潜入人间，草木花卉，皆尽滋养。雨水，听起来就很诗意的节气，梅花在潇潇细雨中开得深情款款，优雅知性，应和着雨水的曼妙，暗香浮动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在某一处山涧，某一个小巷，匀沾青瓦间，细雨蒙蒙，雨水嘀嗒，一袭红衣的女子撑一柄油纸伞，步履缱绻，万千情愫在烟雾中徐徐升腾……

✿ 杨敏

风不再寒冷，裹挟着甜蜜的香气，小草吐芽，花朵含苞，空气湿润甜蜜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风暖草薰，一切先知觉者，在春风拂煦中，率先觉醒，吹着柳笛，沐着阳光，沾染着喜气，装点着春天的景象。

邻家小妹伐了一冬的蚕茧，老栎树嫩油光明亮的新枝条上小芽苞鼓胀胀的，单等一夜甩芽子的春风，便扭开小嘴吐出青翠的嫩芽，漫坡青茫茫、翠汪汪蓬勃着生机，微风拂过，绿缎子一样起伏，小妹把蚕宝宝移到青坡上，开启了春蚕的旅行。

蜜蜂闻到了春天的气息，在蜂巢里躁动，一只工蜂飞出来打探消息，油菜花甜蜜的诱惑令她流连忘返。急不可耐的小蜜蜂嗡嗡嗡嗡，大家倾巢而出，飞向春天的花海，在弥漫的花香里跳舞。蜂农收拾好蜂箱，等待新的蜂王朝。

我在花香里望见了柔美的青春，飘忽不定，宛若春天的云朵，有时和山上的树连在一起。山和天相接的地方，树上挂着云朵，一树花白，那花儿姓白，白得俏丽，白得纯洁，白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树和云的空隙偶尔透出一眼蓝天，瓦蓝瓦蓝地撩人，如一眼的湖，蓝得纯粹、醇厚。白云飞起，一棵树撵着另一棵树，一棵草奔向另一棵草，密集茂盛，壮阔丰美，变成森林，变成草原，变成青春的梦幻。

打工的小伙儿把梦想裹进行囊。在故乡看

知味

无辣不欢

✿ 王晓睿

都说川人喜食辣，其实并不完全正确。

第一次在成都春熙路附近的水饺老店，看见满碗的红油辣椒，额头瞬间渗出了一层细汗，咬着牙夹起一点放进口中，却发现不仅不怎么辣，而且还少许有点甜。“九眼桥附近的冒菜，也是上面盖了一层红彤彤的辣椒花椒，吃完几筷头后突然发现我和老婆对着眼说不出话来，不是舌头被辣僵了，而是整个嘴巴被花椒麻木了。夜里再跑去武侯祠附近吃烧烤，果然又一次被花椒把整个唇舌都给整木了。

在成都生活了两年，总结下来四川美食其实麻胜于辣。所以天府之国里面的妹子都是麻辣型的，如小辣椒般漂亮爽快，又如花椒般美丽亮眼，并且说起话来同样的火辣滚烫。

所谓“四川人不怕辣，贵州人辣不怕，湖南人怕不辣”，这话据说是来自于贺龙老总的名言。但其实仅就辣味而言，川人未必真能赛过贵州人和湖南人。

湖南人的辣是直辣，跟湖南人的性格一样，一个辣椒进嘴，辣的味道从舌尖就直接传递到了胃肠，不善吃辣的人感觉整个身体都是火辣辣的。而老干妈、小泡椒都是贵州人先做出来的，贵州人开玩笑说那纯粹是贵州老太太骗外地人玩的小食，那种辣味就算他们自己的小孩都觉得能淡出水。

云南人的辣椒跟云南的气候一样，有点酸酸的味道，只不过照样能辣得人跳起来，有种变态的辣，据说辣度可达到印度魔鬼椒的四倍，是普通辣椒的十倍以上！这种辣椒即便是当地人也只是拿锅里涮涮，如果真丢进锅里滚，好像能辣到你断魂，号称新版“世界第一辣”。

有朋友去云南，特意找农家点了一份辣子鸡，点菜的时候又专门嘱咐老板要现杀且多放辣椒，等菜上来以后，又问老板多放辣椒了没。老板翻了翻红润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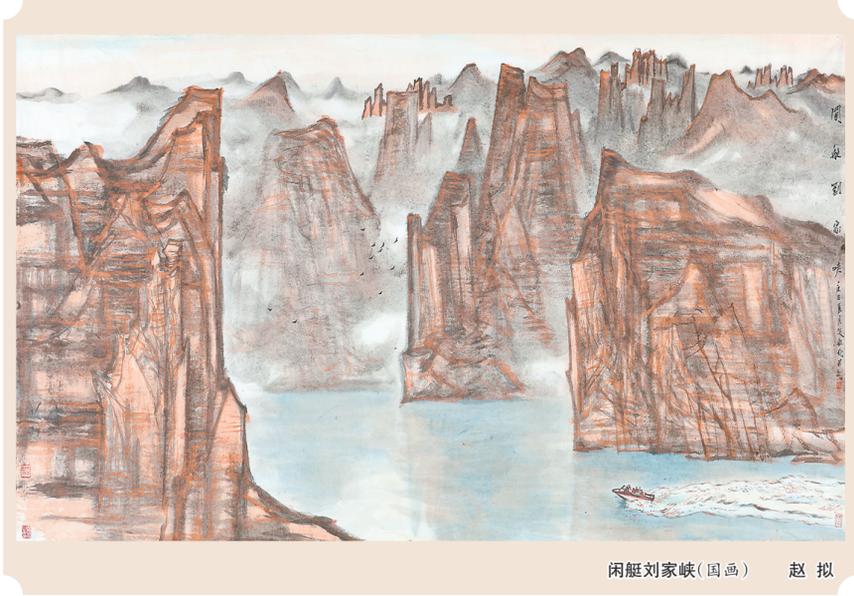
眼睛说，这鸡就是直接辣死的，你说有多多。

当然，武汉人一样喜欢吃辣椒，虽然辣的程度远远不如湖南四川这些地方，但似乎是热炉加上无法散发的辣味，搞得长江和汉江交汇的城市里生活的男女，脾气都异常火爆。这暴脾气不管男人女人都能把公交车开成F1赛车，能让地铁里的美女把扶手杆直接扣在眼看不爽的男孩头上，甚至让个座给别人也似乎在吵人。

大西北属于高寒地区，人们同样喜欢吃辣椒，但因为不好保存，所以就以辣椒面为主。小时生活在西北高原上，青菜少肉肉也不多，倒是早早学会了煲辣子。把油倒进硕大的铁勺，放在家里的煤火炉子上烧滚，再倾倒入已经拌好调料的辣椒粉面上，盖上小瓷罐盖子稍许，最后搅拌均匀即可。咸辣香浓的红辣子盛在淡黄色南瓜样的罐子里，很是赏心悦目。

等到读小学回到老家后，如果中午放学跑进家门，看见大人还没来得及做菜，就会跑到自家的菜园子里，摘下几个青辣椒，淘洗干净，再去掉里面的籽和筋，抹上少许盐巴，吃起来甚是清爽。

其实很少有菜或调料，能如辣椒般红彤彤地开遍大江南北，但对于辣味的追求却各具不同，几乎难坏了卖菜的人。曾听老人讲过一个笑话：卖辣椒的小贩看见湖南口音的人走过来，就会大叫：“要买辣椒的赶快来，辣椒人辣死人，不死不要钱！”碰见上海人买来就会浅声嘀咕：“我这辣椒一点儿不辣，还略带甜味。”还没被辣死的湖南人立马扭过头，不依不饶地要求退货。小贩红着脸争辩说，这辣椒是变味辣椒，爱辣的爱了辣，喜甜的吃了甜。广东人听着不由笑了，说：“你这辣椒我不要了，我买你的舌头行不？”



闲艇刘家峡(国画) 赵拟

荐书架

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：于时代浪潮中探寻多元答案

✿ 胡珍珠

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源自刘擎和严飞在哈佛游学期间的深度交流。2023至2024年，作为哈佛燕京学者，他们在哈佛时常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，找合适场景深入对话并视频记录。这些对话内容广泛，涵盖教育、旅行、乡愁、痛苦等多个领域，以及对优绩主义、工具理性、反智主义等社会现象的反思。

在整理这些对话时，他们从众多的交流内容中精心挑选出八个话题，整理成文字记录，最终集结成书。刘擎在分享会中提到，这本书秉持“轻阅读，重问题”的理念，并非是要给读者们提供现成的标准答案，而是希望通过书中的内容，为大家提供不同的思考思路和框架概念，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世界与自我的关系。

在成长与痛苦的关系上，刘擎认为痛苦与热爱紧密相连。现实中，很多人幻想先做不喜欢但有“前途”的事，实现财务自由后再追求热爱，但往往在追

求财务自由的道路上迷失。实际上，做热爱的事虽可能面临不被认可，错过获取物质财富机会等痛苦，却是更现实且值得追求的选择。痛苦是生命成长的否定性因素，如同音乐中的低音，不可或缺，使人更加丰富立体。他强调要正确区分正常挫折痛苦与精神和身体暴力带来的残害，体会对生命成长有意义的痛苦。严飞结合自身经历，分享人到中年面临的职业危机。作为大学老师，虽有假期和学术研究机会，但也承受巨大压力。行业内年终总结时看到因工作压力导致青年老师逝世的名单，深感职业压力沉重。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学术研究要求，还包括随着年龄增长，对自身学术发展前景的担忧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该书为人们探寻答案提供多种可能，激励大家勇敢面对生活挑战，积极探索未来方向，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。

书人书话

清廉精神的时代回响

✿ 张意凡

高高在上的神像，而是一个在权谋与理想间挣扎的真实个体。

传统文学中的包拯多被塑造成“铁面无私”的符号化形象，而南豫见则通过心理描写与社会关系网络，赋予其复杂的人性维度。小说中的包拯不仅需要面对权贵的阻挠，还需处理家族伦理与法治原则的冲突。例如，在“陈州天案”中，包拯因严惩贪腐的亲侄子一波三折，既凸显其执法如山的品格，也揭示了传统宗法社会对个体道德的束缚。

更值得称道的是，作者并未将包拯的“清官”特质简单归因于个人品德，而是将其置于北宋积弊丛生的社会语境中。书中通过“皇后行宫”等事件描写，暗示包拯的清廉既是个人选择，也是时代危机的倒逼。这种处理方式使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深度，正如研讨会上专家所言：“包青天的‘铁面’背后，是对民生疾苦的深

切共情。”

南豫见的创作思考不仅在于还原历史，更试图通过《包青天》传递超越时代的价值观。书中包拯的“公正”并非抽象的道德训诫，而是通过具体案件展现的实践智慧。例如，在处理一桩涉及皇亲的命案时，包拯既坚守法律底线，又巧妙利用“御赐铡刀”的象征意义化解政治风险，这种“原则性与灵活性并存”的塑造，使清官形象更具现代启示。

与此同时，小说通过包拯与市井百姓的互动，构建了“官民共同体”的理想图景。在“陈州天案”中，包拯亲赴灾区指挥救灾，其行动不仅依靠官府力量，更动员民间义士参与，这种叙事策略暗含了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的思考——公正的实现需要制度与民心的双重支撑。

将《包青天》置于中国文学传统中考察，其创新性尤为突出。不同于《三国演义》的宏

大叙事或《水浒传》的草莽英雄赞歌，南豫见选择以“清官”为核心展开叙事，开辟了历史小说的新路径。段亚芳曾将本书与四大名著对比，指出其独特性：“它不剖析物性、不颂扬物性，而是以‘社会性’为切入点，呼唤公正廉洁的现代价值。”这种创作取向，既是对通俗文学娱乐化倾向的反弹，也是对严肃文学社会功能的回归。

在艺术手法上，作者融合了传统话本的悬疑叙事与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。例如，“狸猫换太子”等经典桥段被重新演绎为权力斗争与人性善恶的博弈，而包拯深夜独白、与夫人的私语等细节，则为其形象增添了温情色彩。这种“雅俗共赏”的叙事手法，使作品兼具文学深度与可读性，印证了专家们的评价：“既有历史厚重感，又具影视改编潜力。”

在南豫见的笔下，包拯不仅是历史人物，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。从小说中的包拯高呼“法理不容私情”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北宋的司法困境，更是对当代法治建设的隐喻；当宋仁宗叹服“真社稷之臣”时，这种君臣互信的关系模式，亦为现代政治伦理提供参照。

这部作品的终极价值，或许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：“包青天之所以不朽，因百姓心中永远需要一杆秤。”在价值多元的今天，《包青天：铁面无私辨忠奸》以其深沉的历史观照与炽热的人文情怀，完成了对清廉精神的时代重述，也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。